



年度排行榜

2005 中国散文

王剑冰
主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教育出版社

2005 中国散文 年度排行榜

王剑冰 主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教育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 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/王剑冰主编. —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6

ISBN 7-5351-4538-8

I .2… II.王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272 号

出版 发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: http://www.hbedup.com	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:430015 电话:027-83619605 邮购电话:027-83669149
经 销:新 华 书 店 印 刷: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 版 次: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:271 千字	(438000·黄冈市八一路 9 号) 10.5 印张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-4 000
ISBN 7-5351-4538-8/G·3787	定价:19.0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承印厂为你调换

2005 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推选委员会成员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干	王本道	王兆胜	王剑冰	王洪应	王 童
王维洲	尹汉胤	田中禾	古 耜	孙 荪	凸 凹
刘 阳	李少君	李海波	李铁城	汪惠仁	杨守松
尚贵荣	周同宾	姜琍敏	耿林莽	唐 涓	黄文山
阎 纲	萧重生	葛一敏	鲁顺民	彭 程	熊育群

目 录



2005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

净土上的狼毒花	李存葆	1
恒河残稿	余秋雨	18
夜车穿越武汉	张守仁	26
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	史铁生	36
他这一辈子	王充闾	40
读树	李国文	54
简朴生活回忆录	迟子建	60
本能	马 莉	79
菊花里的刀光	雒青之	84
不是遗言的遗言	梅 洁	90
在苍凉	刘烨园	97
读莫扎特与忆乡村	耿 翔	105
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	鄢烈山	113
泰山赋	李木生	118
今生无悔	朱金平	125
战后日本社会考	胡 平	136
她们的歌德	虎 头	147
怀念红狐	刘志成	179
子王	吕政达(台湾)	182

2005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提名作品选)



鱼鸟鼠谈谐曲	舒 婷	188
散文二题	高洪波	195
张先生走来又走去(外一篇)	黄亚洲	200
四十年前的爱情	裘山山	205
昆明:最后的顺成街	祝 勇	210
关于心理健康	田中禾	218
那些天,吃饭不要钱……	周同宾	226
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		
——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活体验	张 平	233
做个平民有多难		
——我的财富观	韩小蕙	237
普者黑的灵魂	王剑冰	249
感念祖先	李汉荣	255
我的农民父亲	桑金科	262
美·学·动·易·悟	李永新	269
放娘一条生路吧	大 平	279
永恒的歌乐山	刘京州	286
梅花祭	袁学骏	289
母亲的心愿	徐宜发	295
平原的时间	李登建	300
那一夜,焰火绽放	马小淘	304
梅为谁开放	苗 莉	309
2005 年中国散文漫谈	王剑冰	312
2005 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提名作品目录		323



净土上的狼毒花

李存葆

近些年,寻梦香格里拉,已成为国内外诸多旅人的时尚。

人是爱做梦的动物。梦从广义上讲,是人类面对世事的艰辛,生存的痛苦而生发的幻想、理想、追求和期望。自1997年9月14日,云南省政府郑重向世人宣布,位于该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之后,迪庆,便成了一个能够给予人们以精神滋养和灵魂慰藉的审美符号。

对我来说,在梦的幻境中度日并将梦当成生命阳光的年龄早已过去,我不愿让迷离的梦境再去占领自己的时光与心灵;然而,2004年初夏,我还是神使鬼差地走进了香格里拉。

说到“香格里拉”,我们应当感谢英国作家詹姆斯·希尔顿先生,是他在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,首创了“香格里拉”这个读来香艳,听来顺耳的词汇。

《消失的地平线》讲述的故事离奇却不复杂:20世纪30年代初,南亚次大陆某国巴斯库市发生暴乱。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康韦、副领

事马里森及一更换了名字的美国金融诈骗犯和一年轻的女传教士，乘坐专用小型飞机仓皇出逃，欲飞往巴基斯坦某市。飞行途中，四位乘客发现飞行员已经易人，飞机也偏离了原定航线。实际上，这是由香格里拉的最高喇嘛早已预谋好的一次劫持，其目的是想让“精神和肉体”均十分优秀的康韦，来作最高喇嘛的继位人。夜间，飞机降落在一狭长的山谷间。已身负重伤的飞行员，在临咽气之前告诉四位安然无恙的乘客，说这里是中国的藏区，只有到香格里拉的喇嘛寺，才能找到食宿。恰在这时，一位坐着轿椅，能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张姓汉族老人，在十几个藏民的簇拥下出现了，他们把康韦等四人带到了香格里拉的最高权力中心——喇嘛寺。香格里拉的山谷里住着以藏族为主的数千居民，他们虽各自信仰着儒、释、道、东巴等宗教，但彼此之间却心心相印，亲如一家。这雪域高原上的环境美丽迷人，人与自然更是天人合一，水乳交融。最令人慕叹的是，香格里拉的山民无不长寿，百岁老人看上去童颜乌发，只有十八九岁。最高喇嘛年已二百五十多岁，理政香格里拉已达百余年。他虽已是秋后之柳，风前之烛，但思维仍极为敏捷，中外发生的大事，无不通晓。还叫人骇怪的是，这里龟鹤遐龄的长者们，一旦出离此地，很快便耸肩缩背，老态龙钟，甚至会魂归普陀，一命呜呼……

在希尔顿的笔下，香格里拉是一片无与伦比的有着原始自然美的人间净土，这里的社会生活像高原湖水般透明清澈，人们的心灵也如同雪山一样圣洁无尘。对比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西方现代机器文明，可谓判若云泥。小说通过康韦与张姓汉族老人和最高喇嘛的多次长谈，揭示了这样的思想：人的行为有过度、不及和适度三种状态，过度和不及都是罪恶之源，只有适度才是完美的。

《消失的地平线》虽称不上经典小说，但它刊行后，却震撼了西方世界。1936年，好莱坞拍成了同名电影。随着主题歌《这美丽的香格里拉》的广为吟唱，香格里拉遂一下风靡了全球。当时，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残的国家，还未能从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，却又面对着“二战”的威胁。在人们不堪忍受那毫无理性的杀戮

时,香格里拉自会成为欧洲人乃至正在遭受经济危机之苦的美国人
的一个存放全部理想的寓言。

“香格里拉”这个由希尔顿首创的英文词汇,源于藏语“香巴拉”。其藏语含义为“心中的日月”。香格里拉的英文解释是“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”。《消失的地平线》问世后,香格里拉便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。美国总统的度假地在改名戴维营之前,曾一度称为香格里拉;美国一艘战舰的名字,也以叫“香格里拉”为荣。更有西方世界的一些探险家、旅行家,不惜冒着生命危险,梯山航海,露宿风餐,来喜马拉雅山一带,苦苦寻觅西方人眼中的“东方伊甸园”。1957年,印度国家旅游局公开宣布,位于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镇是香格里拉;后来尼泊尔又向世界宣告,香格里拉就是他们国家的木斯塘。因希尔顿在小说中明确写道,香格里拉在中国藏区,故而近些年来,云南的丽江、西藏的芒康、四川的稻城等地,也纷纷宣称,他们那里就是香格里拉。1996年初,一个由国内外12位学者及旅游专家组成的“寻访香格里拉考察团”,来到了迪庆藏族自治州,他们经过一年的勘查及论证,感到迪庆的山川风物,宗教民俗等与希尔顿在小说中的描写最为吻合。于是便认定,香格里拉在迪庆。2002年5月,迪庆州首府所在地中甸县,也改称为香格里拉县……

当现代传媒将这一认定和改称告知世界后,人们惊异在这连空气中也弥散着物化气味的世界上,竟然还存有晋人陶渊明笔下那“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;更惊异于整个地球已被人类的乱钻、深凿、超伐、狂采、滥垦而“文身”得千孔百疮的当今,还有这样一片具有原始自然美的净土。于是,在迪庆这片“十万春花如梦里”的神奇山川里,迎来一批接一批的肤色不同、语言各异的寻梦者,觅梦客,探梦男,圆梦女。

一时间,香格里拉成了人类一个共有的梦。

我探访香格里拉,是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丽江古城出发的。峻急汹涌的金沙江,是一道天然的分割线,把丽江市和迪庆自治州划分为两大片,东南岸为丽江,西北域是迪庆。车子溯江而上,

两岸断崖绝壁，丛山叠峰，逶迤蜿蜒；时见泓窄水急，漩涡相套，险浪相逐。山中有水，水中有山，山缠水绕，美若蓬莱仙境。车子驶过金沙江大桥，便进入香格里拉的地域。我知道，闻名于世的虎跳峡就距此不远；但急于赶路的我，却不能不留此一憾。况且，这里几乎是三里一景，十里一奇，即使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人，也不可能览尽这“水送山迎人，一望一灿然”的人间胜景。

迪庆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，是横断山脉的西南腹地。梅里雪山，白茫雪山，哈巴雪山，纵横南北数百里，平行并列，地形呈纵深切割之势，海拔悬殊，最高6740米，最低1480米，这就使游人能领略到多种同长一山的立体生态之美。澜沧江、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迪庆全境，它们以那“飞湍鸣金石，激流鼓雷风”的澄波，润泽着这片人间仙境的树的葳蕤，花的纯正，草的清碧……

香格里拉无疑是上苍以超迈的意志挥洒出的一帧美轮美奂的画幅，以饱满的情绪吟唱出的一曲浑厚而多声部的交响乐，以飞动的灵感谱写出的一首汪洋恣肆的长篇抒情诗。

车子在岚回雾绕、耸绿拱翠的盘山路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后，越过一道山垭，视线顿觉开阔起来。司机缓缓将车停下。下得车来，公路两旁山坡上的杜鹃花长廊，如同磁石般一下攫住了我的目光。世界上恐很难找到这样大片大片既开得茂盛，又显得端庄大方的杜鹃花丛了。它们像织不完的锦缎那般绵延，直铺到山半腰的杉林旁；它们如无边的丹霞那般耀眼，呈现出静态的喷涌之势，连阳光都被熏染成香的。进得花丛凝视，有的花大如碗，宛若沾着露珠的红玛瑙，在灼灼燃烧；有的花细如豆，如同冰肌雪肤的少女的美靥，嫣然动人……置身这杜鹃花丛，即使再忧伤的心灵，也会贮满光辉，也会在暂短的瞬间里物我两忘，使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拥抱在一起。

每到一地览胜，我首先想看的是那里的水。我知道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和整个地球陆地上的自然美，向来都是依照淡水的分布而形成的。在迪庆辖区内，有许多明秀清丽、风物奇绝的高原湖。仅香格里拉县就有纳帕海、千湖山、属都海、碧塔海等许多晶莹如镜的湖泊。

它们如同一枚枚偌大的玉佩,镶嵌在蓊郁苍茫的青山翠峰间。

有一首歌里这样唱道:“高山的湖水,是躺在地球表面的一颗眼泪。”在香格里拉县城下榻后的头两天,我流连忘返于千湖山和属都海之间。千湖山藏语称“拉姆冬措”,意为神女千湖或仙女千湖,它们分布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森林地带,10亩以上的湖泊有160多个,10亩以下者数以千计。属都湖,积水面积15平方公里,湖四周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。我尽情观赏着这上苍滴下的一颗颗“眼泪”。这些“眼泪”靛蓝凝碧,波光盈盈,明艳生辉,即使在阳光的透视下,也见不到一点儿尘埃。我想,这些“眼泪”,应是上苍最原始、最纯乎其纯的情感的流泻。人的身上,蕴含着大自然的全部因素。只要人有意,山水自有情,人便可以和他身外的一切相互感应。在人生名利场上摸爬滚打已感疲惫的我,真愿意做这一颗颗“眼泪”里的“心囚”,永远在它们的澄波里,轻松地荡漾着……

碧塔海,位于香格里拉县城之东35公里处。来到迪庆州首府的第三天上午,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我,来到了碧塔海湖畔。藏民传说,香格里拉的高原湖泊,是仙女梳妆时不慎失落的镜子的碎片,而碧塔海就是这些碎片中镶着绿宝石的最美的一块。碧塔海湖面约500余亩,被安放在环立如屏的翠嶂青峰间,看上去水波不兴,静若处子。湖中心有一小岛,古时曾矗有宝塔,如今却是杉、松挺拔。在一藏族青年的陪同下,我沿着湖畔茂林修竹中弯曲幽僻的小径,登上了一剝木小舟。小舟沿湖边缓缓移动,从岸边杜鹃树上飘下的落英,一瓣瓣,一片片,一层层,浓红的、粉红的、绛红的,银白的、乳白的、雪白的花瓣,溢光流彩,璀璨晶莹,像是要给这蓝色的湖面,缀上天然的碎花图案。斯情斯景,很容易叫人想起宋人范成大那“镜平波光倒碧峰,半湖云锦万芙蓉”的诗句。这时,只见成群的游鱼在湖边沉浮自得,悠然相戏,不时探出头来,嘴儿一张一合,吸食着水面上的花瓣……碧塔海中,鱼类繁多,其中有一种鱼属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生物,极为珍贵,生物学家称之为“碧塔重唇鱼”。每当杜鹃落花时节,穿梭游弋于湖边的鱼群,纷纷争食水面的花瓣。对这里的

鱼儿来说,杜鹃花虽是它们最可口最富营养的食品,但因花中含有微毒,鱼儿食罢,便如大醉一般,成片成片漂浮在水面上,翻晒着肥胖而雪白的肚儿。“杜鹃醉鱼”,是碧塔海的一大景观。独木舟沿湖边轻轻移动,不远处一群袒胸露腹的醉鱼,似乎感受到了水的波动,即刻从醉梦中醒来,扭着尾巴,摇着划翅,甩起一层层水花,匆匆潜入深水。鱼儿醉了,旅人焉能不醉?

独木舟向湖心荡去,深不可测的湖水愈来愈蓝了,是青蓝还是碧蓝,是宝蓝还是湛蓝,是士林蓝还是海军蓝,我说不出。我只能感叹,碧塔海是上苍滴落在这高原上的最富有诗意的“一颗眼泪”。碧塔海,在藏语中意为“幽静的湖”。此刻,不时从岸边传来鱼儿争食花瓣的跃水声,这就使得整个碧塔海愈发显得清幽、沉寂。幽静,是躁竞喧嚣的当今世界,用金钱也难以赎买的大美。这种大美,也许会使一些被物欲塞满身心的人们,还原为圣洁的婴孩……

置身这碧塔海,我恍若晋人五柳先生笔下的武陵渔夫,误入桃源仙境。我想,若不是关山迢递,云路迢迢,五柳先生当时若能到碧塔海一游,定会为后人营造出比他的《桃花源记》,更令人向往的梦想家园!

希尔顿在《消失的地平线》中,描写了一个幽深、神秘的“蓝月亮峡谷”,迷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探险家。实际上在金沙江、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的迪庆,到处可觅到这样的胜景。这天下午,我来到香格里拉乡城公路10公里处的碧让峡谷。这峡谷与希尔顿笔下的“蓝月亮峡谷”,几乎如出一辙。碧让峡谷因径流它的碧让河而得名。这里谷深峡窄,壁高千余米,谷最窄处仅有十米余。千仞危崖如天工神斧砍削而成,看上去像凌空而挂的气势磅礴的绝妙丹青。嶙峋峥嵘的山崖上,绿意森森,处长满溢碧滴翠的冷杉、云杉。这里虽为高海拔地区,却能见热带的棕榈树,扶疏其间。谷底两侧,老树新柯,连同那拥碧的野草,播香的山花,无不自得其乐,充溢着热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感。俯首望去,碧让河的水太清太洁了。清得能照出石的灵魂,树的灵魂,花的灵魂;洁得令人心颤,不忍涉足。它那纤尘

不染的粼粼清波，仿佛能拂拭生命的尘垢，能照彻人的心胸，并把心胸里的蕴蓄瞧个明白……

陪同的藏族青年告诉我，这里便是藏胞心中的“蓝月亮峡谷”。每当月亮照进这峡谷时，月光和峡谷都是蓝色的。我虽无缘一睹蓝月用其清亮、温柔和妩媚所营造的诗的意蕴，仅这迷人的称谓，就像透明的音乐一样，洗涤升华了我的心灵。

在游历迪庆山川的日子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惊叹大自然的玄奥。后来我才领悟到，假如将迪庆这片洞天福地喻作上苍赐给人类的一篇回环跌宕，一唱三叹的绝世文章，那么，碧塔海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句号，碧让峡谷也仅仅是一个短短的可有可无的破折号；当我来到耸立于迪庆西北部德钦县境内的梅里雪山面前时，方感到这架雪山，才是造物主留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笔酣墨饱的惊叹号。我在钦德县城西南侧的飞来寺旁的藏胞民居里，苦苦伫候了三天，因了飘绕的冥冥的雾气所遮掩，也未能窥到这架大山主峰那积满厚重白雪的金字塔状的神姿。但从香格里拉县城到飞来寺沿途那“忽焉四季，转眼寒暑”的立体自然景观，和藏族特有的人文景观，已深深地震慑了我的心灵。站在这座壮丽、肃穆、威严的雪山面前，我倍感人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。我知道，在人与自然与宗教方面，梅里雪山是我穷毕生精力，也不可能读懂的一部大书。

从梅里雪山回到香格里拉县城之后，我这才先后仔细探访了濒临县城的大中甸、小中甸两处草原坝子。在寻梦香格里拉不断升温的今天，大、小中甸已成为最富视角冲击力的景点。这两处草原坝子，是藏胞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。那每个村口用镌刻着藏文的青石砌成、寓意神指引的玛尼堆，那挂满长绳、在风中哗哗作响的五颜六色的经幡，那用粗大圆木支撑、屋顶用何嘎土打实抹平的藏胞民屋，那用结实原木铆榫起来像是要背负太阳的青稞架，那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……这一切均构成了独具藏族个性的人文标识。这些标识，记载和传递着藏民的历史、宗教、习俗和文化的信息。那青稞酒、酥油茶、奶酪、糌粑，那色彩绚丽的民族服饰，那节奏感强

烈的藏族舞蹈，也不知倾倒了多少天下游人。

和谐是众美之源。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才能使人感到安闲、惬意、舒爽和怡乐。走进位于县城西北隅的大中甸草原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这里的居民，生活在一种人与自然真实而亲密的关系中。纳帕海三面环山，水面有30余平方公里，大中甸草原便与这湖敞开的博大胸襟相亲相吻。水浸湖边树，花映原上草，靠着那清粼粼、甘冽冽湖水的润泽，大中甸草原的牧草，显得那般丰厚繁茂。红、黄、蓝、紫、白的各种野花点缀其中，草底虫吟、花动香浓，飘逸出“野花向客开如笑，芳草留人意自闲”的恬淡意境，如擎出一个古代馨香的故事。雄壮的牦牛，向被称为“高原动物之王”，在这里却看不到它们的威武与剽悍，它们踱着绅士样悠闲的步子，时而啃噬着青草，时而以安详的目光，注视一下过往的游客。骏马在冷兵器时代，是速度的象征，可在这绿毡般的坝子里，膘肥体壮的它们，也同样显得从容不迫，只是在偶尔听到身着盛装的藏族姑娘的一声鞭响时，它们才振一振长鬃。三五成群的羊儿，像一片片落地的白云，在草地上徐徐移动……

打破这静谧、松弛、融洽，如同梦幻般世界的是那一拨接一拨的来自海内外的游人。他们或漫步在草原河边的小道上，游心骋目；或偶尔闯进路边的碧草里，纵情品览；或侧卧在花丛中，尽情闻吸着花的清香。这初夏的大中甸草原独有的斑斓与鲜亮，使所有的游客都激动得不能自己，每个人的脸颊上无不荡漾着醉梦样的光辉。我看到有几位像是来自西欧的金发碧眼的女郎，竟然双目微闭，两手合十，长跪在路边的草丛里久久不起，像是这片温柔的土地，唤起了她们孩童般的纯真；她们又像摇篮里的婴孩，在静听着妈妈那用甜蜜和微笑包裹着的祝福，走进了绿草茸茸，鲜花盛开的梦境。

我眺望着远处林木叠翠、烟岚明灭的座座青山，遥视着更远处那银光闪烁、玉洁冰晶的雪峰，呼吸着这大中甸草原清新里含着淡淡草香的空气，沐浴着从纳帕海湖上吹来的清凉而和畅的柔风，仿佛觉得自己那颗已被岁月磨出老茧的心，软化了，年轻了。我本是来自山野的孩子，山野的流溪、碧草、小花所组成的带有芬芳的“文字”，应是

我最早读过的第一本书。后来,我走进了省城,住进了大都会,常年生活在像鸟笼一样由钢筋和水泥组成的方格里。近些年,虽有了电视、手机、因特网,足不出户也可尽晓天下大事,但随着山野间那些小树、小草、小花的名字渐渐在记忆中消失,我生命中产生了本不该有的空缺。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,匆匆行走在人与人碰头磕脑的柏油马路上,那种光着脚丫儿,踩着黑褐色的泥土,能够沉淀你的惊慌、使你坚定与轻松的感觉,也找不到了。我也许早已背离了大地,把在坚硬的马路上散步说成是“在大地上行走”,实在是一种矫情和名不副实。今天,漫步在这柔软的草地上,复归自然的我,才又真正听到了大山的心跳,感受到了大地的呼吸。一时间,大中甸草原,让我找回了昔年山野孩子的童真,忘却了人生经历的痛苦,扬弃了高傲的自我,超脱了尘世的猥琐与虚荣……

同大中甸一样,位于县城南边的小中甸,也是香格里拉这首田园诗中最美的段落。在这片同样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的土地上,山光水影,嫩绿新碧,房屋篱墙,牧马闲牛,羔羊家犬,一切都显得浓淡相宜,错落有致。214国道纵穿小中甸草原,透过车窗朝外展望,我觉得又进入了另一个似幻似真的梦境。走下车来,见早有十几辆旅游车停靠在公路两侧。游客们正在那金灿灿、黄澄澄的花丛中,观赏、戏耍、拍照。我的双瞳也蓦地被那浪涛般活泼的光彩燃亮了。进得尺余高的花丛,只见那一片片,一簇簇,一丛丛,一枝枝,一朵朵像浮雕般精工绝伦的黄花,熠熠辉耀于草原之上,尽情地展示着一种美对人的视力的征服。也许花开有早有迟,也许花儿承接阳光拂照的角度不一,这庞大的黄花家族,分别呈现着淡黄、浓黄、浅黄、深黄、嫩黄、鹅黄、杏黄、米黄、奶油黄、柠檬黄等各种黄的色彩。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,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,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,黯然失色。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,仿佛在向人们宣示,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!

我的视觉得到极大满足后,才问陪同我的藏族小伙子,此花叫啥

名字,答曰:狼毒花!

听报花名,我心头咯噔一震:如此颜娇姿美的黄花,为何起了这样一个狰狞、凶狠而歹毒的名字?藏族小伙子告诉我,前些年狼毒花只是星星点点地开放在小路旁,山石间,近几年才连方成片地出现在草原上,成为香格里拉的一大景观。游客到此,观赏狼毒花,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项目。

藏族小伙子的这番话,令我心中茫然,疑窦顿生。在无数动植物天天都在消亡、灭绝,沦为现代人类文明牺牲品的今天,原本只是香格里拉一种小小点缀的狼毒花,今日为何能高擎着金色的生命杯盏,形成了一个生机盎然、光艳四溢的花的“城邦”?这对我来说,不能不是一个大大的哑谜。

回到县城宾馆,我急忙打电话给军艺的文友,让他速去请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,问明狼毒花兴旺的原因,并尽快告我。翌晨,文友的电话来了,言其讨教了一位植物学博士,博士的解释大意如下:“狼毒”是这种黄花的学名,华北地区的百姓俗称“闷头黄花”。狼毒花多见于我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,其根、茎、叶均含大毒,可制成药剂外敷,能消积清血。亦可做农药,用以防治螟虫、蚜虫。但人畜绝不能食之。狼毒花根系大,吸水能力极强,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,周围的草本植物很难与之抗争。那位博士还说,他曾数度进行过实地考察,在宁夏、陕西、内蒙等黄河流域的一些草原上,多次见到过遍地开放的狼毒花。过度的放牧,公路的修筑,人和畜的定居,破坏了大自然的原生态,是狼毒花蔓延的原因。狼毒花在我国某些地区,现已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,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。

博士的解答,使我多日来因走进香格里拉而被这里山川的灵秀与绮丽所陶醉的心,一下子揪紧了;那拥抱世外桃源而发生的梦幻,也似乎转瞬逝去。我知道,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,往往不是事物的中心,“中心”常常存在于形成“答案”的来因去迹里。

来到迪庆后,我强烈地感到,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初期,自然生

态对其文化的影响,每每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当这种文化发展到成熟、稳定并自成体系后,它反过来又对自然生态发生着影响。尤其是由宗教信仰所孕育结出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方式,对保护自然生态的作用至关重要。当佛教的行善、惜生、因果轮回等观念与藏族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相融合后,藏传佛教便使藏胞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理念。在藏民的心目中,山有神,水有灵,树有神,草有灵,万物都有神灵。狩猎、砍树是杀生行为,要进行严格节制。藏民盖房非砍树不可时,每砍一棵树,都必须跪在地上祈祷,向神陈述不得不砍伐的理由,求神原有自己的过失。在藏传佛教寺庙周围 20 华里内,凡能听到寺庙钟声的地方,则不能砍一树,打一鸟。因此,在“文革”前,寺庙周围几十里内,无不古树参天,百鸟争鸣。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十五,所有藏民都要种树。老人常告诉晚辈,每种一棵树可增寿五载,反之,则要折岁五年。藏民很少有人愿当木匠,他们深信,万千生灵都有生死轮回,人会变成树,树会变成人。当木匠必然会砍许多树,死后会有神灵去锯他们的脖子。藏民还认为,除了天上的日、月、星辰和雨雪这四样东西外,他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,都是大地山川恩赐的,是大地山川时时在呵护着他们。这种由宗教情绪控制的将大自然奉为主,把人视为仆的关系定位,使往昔的藏胞生活在一种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氛围里。只要能维系起码的生存需求,他们绝不对大自然进行额外的索取。正是这种把大自然当作最高感恩对象的生态理念,才使得昔年迪庆的田园牧歌,回环往复,历几千载长吟而不衰。

然而,宇宙间除了变化之外,绝没有什么永恒。实际上,被人誉为香格里拉的迪庆,早已不是人类梦幻中的世外桃源。那刻在县城百年木房上“造反有理”的标语告诉我们,建国以来,那一场场无高不止,无远弗届的政治运动,也都曾波及到这天偏地远的迪庆。有资料显示,1958 年大跃进时,这里的一些草原湿地,曾被强令进行过稻改。在高寒地区种植水稻,无疑是凿冰求火的幻想。伴随着稻改的必然失败,这里的部分牧场、湿地,也曾遭际到前所未有的